

貴州都督劉顯世

何輯五

識拔人才有功黨國

村居無事，回憶過去服務黨國及建設貴州等若干事實，兼及貴州的部分掌故，作為我個人向社會，尤其是對貴州同鄉的交代，因抗戰以來，黔人回黔任職政府者，可以說我年資最長，共計十三年，倘有對非可採，則對地方建設的一得之愚，以供國人參考。我所強調的是貴州在西南的地理位置之重要，貴州窮於地面而富於地下，光復大陸以後，國家建設應重視貴州，以西南的樞紐視之，國家幸甚，貴州幸甚。

在我的回憶裡，貴州在國民革命運動中，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不僅人才輩出，而且對黨國



護國之役對討袁大有貢獻的貴州都督劉顯世先生。

的重責大任，多所肩負；而具此成績者，實以王伯羣、王文華兄弟奠其基礎。王氏兄弟之所以能發展其長才者，則由於劉公顯世之信任。劉公與王氏兄弟乃甥舅至親，與我何氏則有姻親至誼。但是我對劉公的一切，所知實在太少，僅知其為有為有守的忠厚長者，對國家和地方，都有卓越

的表現，黔人乃至國人對他都有很深的欽敬。我敢於斷言，凡稍讀民國史者，無不知道袁世凱的短命洪憲皇朝，更無不知道蔡松坡將軍護國軍的討袁運動，也無不知道貴州都督劉顯世對討袁運動所作的貢獻。袁世凱為了實現帝制的夢，驅勒各省有力有識人士，特設國務顧問，予以延攬，詭稱諮詢，實則監視。蔡松坡將軍即為其中之一，貴州則由貴州道尹王伯羣代表參加。

蔡王二人在京中時常相見，都知道袁世凱一心要做皇帝，蔡將軍密謀討袁，將以雲南為基地而出師北伐，深慮貴州觀望或予掣肘，則影響討袁運動者，實在太大。伯羣告訴蔡將軍：我弟文華在貴州密謀討袁，已有妥善佈署，力能左右黔局，必能與蔡將軍合作出兵，無須憂慮。靖國軍與黔省固與滇軍合作，分道出師。劉公之名，自此喧騰全國，為人所欽仰。在我回憶黔事中，不能為劉公立傳，實為憾事。

劉公的文孫，外交部情報司長達人婭姪

，讀我文而善之，央我為劉公作傳，我以資料缺乏為答，達人乃以其家譜的劉公傳及其伯兄顯潛傳等資料見寄，都是達人之尊人之手筆，為之狂喜，乃將其生平事蹟，銓次成文，不計工拙，聊示對鄉先輩之敬意。

團練世家文人治軍

貴州興義下五屯劉氏，為劉公顯世之故居，世以耕讀傳家，夙為我鄉望族。在文化水準比較高的江南地區來衡量，則貴州的所謂文物之邦，實微不足道，但在黔南來說，則代有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或中式，或不中式，皆為鄉里所重，劉氏之見尊於鄉人者以此。從「屯」字來看，便可知這一地區的地方秩序是有問題的。屯即聚族而居的堡壘，其亂源乃為苗胞。貴州是苗胞最多的省區，僅從事於初步的農耕，漢人移入黔省，租其耕地，逐漸致富者，頗不乏人，苗胞誤以為奪其土地，因而時時為患，居民苦之；因共推劉公統之主辦團練，即自衛隊，原是民間的組織。劉公統之亦作統制，此從劉氏家譜，即此一端，便可說明劉氏在地方上人望之高。統之即顯世公之尊人。咸豐年間，太平天國崛起於廣西，其北進雖以下桂林、出全縣以入湘為主；但另一路由石達開所率領，斜向西北，由馬壁橋方面入黔，則興義首當其衝。時雲貴總督勞崇光督辦軍務，深知興義之重要，扎委統之公任靖邊管帶

，劉氏之有武職，自此始。統之所屬，僅三百餘人，實不足一營，但是都是鄉中的子弟兵，驍勇善戰，勞崇光靠着這支不是傳統的巡防營，平定了與義的亂事，且被調派出省，平定滇東北霫益縣的暴亂，卓著勳績，頗被倚重。清代的巡防營是由綠營改編而成，既無訓練，亦無紀律，更沒有作戰力量。劉公所部雖亦稱巡防營，但其性質卻與會國藩賴以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團練相似。曾氏的團練後來演變為湘軍，而統之公所部組成的巡防營，則與原有的巡防營完全不同，不能以舊巡防營來看待它。統之公雖非軍人，但是我們



護國之役任撫軍長的唐繼堯，他野心甚大，早年曾以黔省內亂乘機進兵入黔自為都督，劉顯世反為撫軍使。

中國舊日的讀書人，從史書中得到的軍事知識，在當時已頗能應用。他又善於組織，把他的部隊，分為四哨，每哨分三隊，每隊轄四棚，每棚轄十六人，頗合於現在軍中的連、排、班的組織，由此可以知道他的軍事天才。他的長子顯世和姪子顯潛，都擔任隊長之職，此即所謂親兵也。

顯世本是文人，是統之公長子，在族中的排行為第三，伯兄顯潛在族中行二。顯世字如周，一說字如州，今從家譜。生於同治九年庚午（西元一八七〇年），是年陝甘回亂平，天津人民則焚燒教堂，殺法人，我國已入多事之秋，國勢則日趨下游，時距

統之公任巡防營管帶，恰為十年。四歲開始受教於塾師，十歲而讀羣經，粗通其意義，始學作文，即在是年，即十八歲考中秀才，旋入廩館，即所謂貢生，深為地方人士器重。時統之軍務繁忙，乃出佐軍職，時年二十八歲，清廷紀年為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光緒二

十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師海陸軍均潰敗，翌年訂馬關條約以和，又翌年李鴻章訪俄，與俄訂加西尼密約，國事益不可為。顯世出佐國務之年，即各國競求租借地與劃定勢力範圍之年，不久即發生義和團事變與辛丑和約，國將不國矣。時國父領導革命已二十多年，貴州對外交通不便，顯世似對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所知不多；但其熱心救國、救地方，知道與辦教育以開民智，派留學生出國學習以培養人才，不遺餘力。顯世出佐軍務後，親自勘查沿南北盤江三十縣之防務，工作極為認真。

大興學校派留學生

三十二歲那一年，即光緒二十八年，率團隊援羅斛，翌年援善口，復縣城，積功保任知縣（這是一種獎勵的頭銜，為太平軍之役中的勝利部隊首長常有的鼓勵），並委其率領靖邊正營會剿桂匪。光緒三十二年，丁母憂，辭去各職，在家守制。但是，他並不閉着，接受勸學所總董之職，短期內與辦小學七十餘所，派遣出國留學生數十人，其中即有三家兄應欽在內。貴州日後人才之盛，實為劉公德政之一。

光緒三十四年，服闕。會貴州巡撫龐鴻書營裁綠營，設練軍，委顯世任西路巡防營管帶，蓋即統之公的遺職，時統之亦已謝世，故省方以顯世繼其任，顯世仍守制，故其司令部仍設於下五屯家中，以便照顧。辛亥武昌首義時，顯世仍在丁憂期間。時貴州已傳新軍中革命軍分子甚多。吸收並組織之者為留東學生張百麟，其主要分子

陸軍小學畢業生的激進分子，為貴州新設的練軍之一部分。張百麟負責主持之貴州自治學社，乃東京同盟會之支部。在廣州三二九之役發動之前的三個月，即辛亥年初，香港統籌部即命自治學社組織革命武力以響應之。自治學社之積極活動，風聲漸播，遂為清吏所注意。辛亥之初，張百麟的自治學社及其本人，在貴州似乎很活躍，他在貴州人包括苗胞在內，似有相當的影響力。其時，紫江縣發生苗變，張百麟派人前往安撫，苗胞都希望百麟能夠親至調處，因苗變的起因是新墾地的糧稅問題。百麟因率新軍一營，巡撫西路，並布告新墾土地免納糧稅三年，三年以後至十年內減半徵稅，苗變問題，乃告解決。



黔軍總司令王文華，他是劉顯世的外甥，力主討袁，在護國之役建立大功。

貴陽光復率師入省

新軍將有行動的消息，是紫江苗變時黔撫沈瑜慶派往鎮撫的管帶胡錦棠所發覺的。時龍鴻書已告老，由沈瑜慶繼任。沈得此消息，立調胡錦棠返省，並採用黔省耆老郭崇光的建議，分散新軍兵力，原駐貴陽、長寨等縣的新軍移駐仁懷，並命留省少數新軍及陸軍小學生每日練習打靶，實際上是消耗其子彈，減少其作戰力量。另一方面則調劉公所部巡防營移省駐防，以增實力。時劉公正丁父憂，接省令，乃墨經率師進省，時劉公所部，分編為兩大隊，第一大隊長為王文華，第二大隊長為劉如淵，如淵即顯潛，乃顯世

之伯兄，所部約六百餘人。師次鎮寧，距貴陽尚有二百餘里，而貴陽已告光復，是由張百麟迫沈瑜慶把巡撫印交出而告完成的，光復後，由楊盡誠任都督，趙德全任副都督，而由張百麟任樞密院長（似與各省諮議局相當），實行軍民分治。顯世與自治學社諸人素無往來，但文華曾肄業於貴陽優級師範，自治學社中多熟友，乃隻身赴貴陽，商顯世所部入駐貴陽事宜，結果圓滿，劉軍遂入省垣。據說文華即在此時加入同盟支部為盟員，時貴陽兵力單薄，革命新軍多由都督楊盡誠率領開赴武漢增援，僅餘少數留守，其餘則僅統領黃弗卿部及胡錦棠

部，實力雄厚者惟顯世軍，因而發生滇軍入黔事件。

滇軍入黔事件始末

滇軍之入黔，說者謂由「君憲黨人」貴陽耆紳郭子華（即崇光）戴戡、熊鈞、張彭年所策動，而為顯世所同意者。以我所知，戴戡等與蔡錫、唐繼堯有舊是事實，但唐繼堯野心甚大，伺黔省兵力單薄而乘機擴充地盤，其可能性更大。劉公素愛家鄉，他的實力，已足掌握貴陽局勢，何須借重外力，以禍鄉邦？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根據周培藝的貴州陸軍史，元年二月三日條有如下的記載：

「貴州光復，楊盡誠為都督，巡防管帶劉顯世等陰謀顛覆軍政府。會盡誠率師赴鄂，樞密院長張百麟同時巡視上游，安輯苗夷協和軍民之際，劉顯世之陰謀益具體化，對外令戴戡向雲南乞師，與蔡錫協訂密約；對內則脅迫鹽商華之鴻大輸金錢，收買軍中不穩分子，新巡防統領黃澤霖（即弗卿）奉命援川，未行，副都督趙德全留省垣坐鎮，顯世煽動黃澤霖於是日兵變，東路統領譚德驥首先作亂，使其哨長唐燦章偽縛賊以獻，另以一部圍張百麟宅，衛隊管帶彭堃死之，百麟匿戶下得免。」

我生也晚，對當時情況，所知甚少；但對於這段記載，滋生疑竇，可得而言者，有下列數點：第一、張百麟既巡視上游，聞變急回（見百麟弟鏡影所撰劉顯世任貴州都督軍始末記），百麟趕回已宅時，滇軍已將貴陽包圍，城內已亂，亂

軍已至其田家巷本宅，且已發生衝突，則百麟回宅爲不智，且戶下豈是藏匿而不能發現之地？

第二、所說顯世既通黃弗卿與譚德麟部，則駐筑部隊已盡在掌握，何須向滇乞援？

第三、既云黃弗卿部是日兵變，又云譚德麟部首先發難，其中矛盾之處，顯然可見。黃與譚既同日發難，則爲同路人無疑，譚又以狡計殺黃，大局未定，自相攻殺，於理不合。

第四、各種記載中，都未及劉軍有何異動，豈有劉爲主謀兵變之人，而所部反置身事外之理？

綜上分析，可知黔軍之不穩而動亂，另有其爭權奪利之因素，所謂劉公主謀兵變，事實如何？疑點甚多。滇軍之入黔，或有黔人勾結，亦未可知；但事實明白告訴我們，唐繼堯部以黔省內亂而乘機進兵，其可能性實更大。試看唐既入黔，自爲都督，而劉公反而爲撫軍使，劉公有可以自任都督之機會，而反屈居人下，於情於理，亦不可通。唐既爲黔督，國父命其退軍，令楊蔭誠回任，唐亦不接受。唐之野心，由此可知。而且此時的川省，渝蓉兩都督會同決定，由蔡都督尹昌衡爲正都督，渝都督張培爵爲副都督，所謂黃弗卿援川，實無必要。故周培藝所說，顯有頗多違誤事實處。可惜我沒有更多的事實，可作證明，即周書亦未能詳閱，實爲憾事。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古聖先賢所說，實有至理。

唐繼堯與貴州軍政

據張鏡影之記載，滇軍夜襲南廠新軍及陸軍小學，殺二百餘人，俘百餘人，帶至螺絲山，悉以機槍射殺，以大坑埋之。鏡影又云：顯世勸趙

德全中立，趙旋亦被滇軍所殺。由此，可以推知此次亂事，顯世實主中立。唐繼堯對顯世聘爲貴州撫軍使。此與家譜所說：「武昌首義，率部晉省，共圖光復，任黔陸軍第四標標統、西路巡防軍統領，兼樞密院軍政股長。建國元年，協同

唐會澤定黔亂，中央授陸軍少將，簡貴州軍務處長、軍務司司長，兼國民軍司令，二年九月簡貴州護軍使，三年升陸軍中將，授二等文虎章，四年加陸軍上將銜。項城稱帝，以子爵重金賂誘，不爲動，與師護國，被推爲貴州都督。」與張氏所記，略有不同。文中所言唐會澤即唐繼堯，則劉與唐合作平亂，乃在滇軍入黔之後，爲安地方計耳。張文謂：「民國二年冬，袁世凱調蔡錫爲全國經界局總裁，授（劉顯世）將軍銜，以唐繼堯繼蔡松坡任雲南都督，補劉顯世爲貴州都督。」其任職之年，都與家譜不合。據家譜則知劉之爲都督，乃在護國討袁之後，則唐之爲黔督直至民國四、五年間，益足證明唐對黔之野心。

黔省在光復之後，部分軍人各成派系，因爭權而生動亂，大體上可分爲舊軍人、新軍人與中立派，舊軍人與新軍人鬥，舊軍人與舊軍人亦鬥，劉公所部，來自民間，初入省垣，與各方關係均疏，故爲中立派，並未捲入鬥爭漩渦，事實至爲明顯。

滇軍既入省垣，革命派部隊被消滅，舊軍人亦被打倒，省內軍政大權，遂漸入劉公之手。然劉公左右，亦有派系之爭，略可分爲文治派與軍人派，或保守派與革命派。革命派之首要爲伯羣、文華兄弟，保守派之重要分子爲熊範與、郭崇

光、張協陸等，戴戡既與崇光等善，復與文華等友好，可稱之爲兩派間之中間人物。及戴戡與郭崇光交惡，戴乃轉爲純粹屬於革命派，而深爲熊範與等所惡，甚至欲得而甘心。

戴郭交惡，中間有一段很有趣的傳奇性插曲。原來，袁世凱帝制之謀日益顯露，對各省之控制，更思作有效的措施。陳宦率北洋軍吳光新等入蜀，調蔡錫出滇，都是這一計畫的實現。但對滇黔兩省以土著部隊所建立的新的軍政府，竟沒有控制方法，楊度、朱啓鈴建議用軍民分治口號，先派文官至滇黔兩省，稱爲按察使，相當於省長或省主席的地位，混入兩省，再作計較；但在表面上尊重唐繼堯的地位，以示拉攏，要唐保舉兩省按察使，唐某不知道這是空頭人情，真的保舉起來了。唐繼堯對貴州的按察使的保舉，開列兩個人，即郭崇光與戴戡，郭名原在戴之前，希望較大。據說，事爲戴戡所知，重金賄譯電員，將戴之名列於首位。袁世凱下令，貴州按察使果

然是戴戡，郭崇光派力加反對，要求顯世迫戴辭職，戴不得已從之，以是戴怨顯世，而袁則逕發表陸建章爲貴州按察使，任可澄爲雲南按察使。這一傳說，可疑之點有三：第一、唐繼堯發保舉電時，戴戡是不是在滇？第二、譯電員竟敢貪重金的賄賂而將名次顛倒，他會有此胆量？第三、袁之派遣按察使至滇黔，是要監視滇黔當局，派任戴戡或郭崇光，那不是等於沒有派嗎？我意，袁偵知黔省按察使由滇督保舉，必爲黔人所不滿，因而放出空氣要派戴戡，引起內部糾紛，而實際則派陸建章耳。陸建章者馮玉祥之舅，曾任北

京軍警執法總監，乃北洋軍首領袁世凱的第二層死黨。陸建章雖擁有袁世凱死黨的背景，對劉公多所掣肘，但是人生地不熟的遠道至黔，孤掌難鳴，不久即被內調，貴州省政仍落入劉公掌握，正好成爲袁世凱拉攏的另一工具。

王文華與討袁運動

上面這一段話，我是要澄清戴戡反劉的傳說，實際上戴既善於文華，即不能見容於郭、熊輩，事理至顯，無須多贅。郭熊等文治派的主要目的，是在包圍於劉公左右，排除異己，鞏固地位，乃自守之輩，並無遠圖，他們排除的主要對象就是王伯羣兄弟，尤其是王文華。文華單身入省垣，使顯世所部得入貴筑，其才已爲顯世所賞識。及顯世主軍政，銳意訓練新軍，參加北伐，從事於革命救國的工作，吸收人才，不遺餘力，並設陸軍講武堂，訓練中下級領導幹部。這支部隊，我稱之爲新黔軍，以別於張百麟以陸軍小學畢業生爲基幹的新軍。新黔軍所用的訓練方法，都是德日式的，其精銳實遠過於北洋軍。文華志在革命，志在救國，他的眼光是放射到全國的。此與郭崇光輩以鞏固本身地位爲目標的企圖，完全不同。但是他們卻有一項向劉公進言便利的優越機會，因爲他們掌管着軍政的機要文件，能朝夕與劉公相處之故；不如文華另有要公，常不在劉公左右。因此，文華備受郭熊等中傷，幸而有功於前，更爲劉公的至親，故尙能信任不衰。

兩方面的內鬥，終於討袁問題中表面化起來。作者前面說過，王伯羣代表貴州至北京參加國事諮詢，實際上劉公還派他的伯兄顯潛至北京。

他們兩人聯絡的目標不一，伯羣日與朝野名流及革命志士遊，尤其是反袁志士遊；而顯潛則與北洋軍要員相往來。這是劉公的兩面政策，知彼知己，纔可百戰不殆；但是他的內心上另有成竹的，他不接受袁世凱子爵的封號，便是他的成竹之一。但是，他對革命討袁，似存觀望，說得清楚一點，就是暫守中立。這一主張，是受郭崇光、熊範與等影響，但也近於劉公向來的行動。

但是文華對於持重觀望，頗不同意，他是主張立即響應靖國軍討袁運動的。他理解北洋軍吳光新部進駐重慶一帶，曹錕、盧金山等部進駐湘西沅江中上游，那是兩路窺黔的準備，黔省即使中立，也保持不了多久，即成北洋軍攻擊目標，因此黔軍非主動攻擊不可。他更理解民國的體制，已被全國人民堅決擁護，包括開明的知識分子和軍人，尤其是革命軍人在內。袁世凱的帝制運動，一定失敗得很慘很快，爲救護國家，爲保障民國，黔省實應立刻參加護國運動。文華在劉公面前慷慨陳詞，與文治派亦即保守派激辯，有如諸葛亮的舌戰羣士，他雖是孤軍奮鬥，但他理直氣壯，而且態度堅定，斷言出師必勝，如果失敗，願以全家性命領罪。關於這一幕激辯，有人看作是劉公舅甥之間不協調的開端；其實絕非如此。這是文華與文治派由暗鬥而至明爭，在這場爭論中，文華得到劉公的同意，以勝利者的姿態結束。黔軍行動較雲南靖國軍遲了一個月，就是由於文治派阻撓的關係。說起來十分可笑，貴州權位薰心的軍人或政客，常常怕外力的侵入而想盡方法使貴州與外省隔絕，如此後的周西成、毛光翔

輩，也知道興築公路，便利交通；但他們絕不使省內公路與鄰省連結，自外輸入汽車，在重慶拆散變成零件，然後運至貴州，再行裝配，其愚誠不可及。但文華兄弟則絕對不同，他們志在參加革命，志在救國建國，因此文華絕不放棄參加護國的奮鬥，但是我必須指出完成他志願的還是非常信任他的劉公。文華之護國軍行動，分爲兩路：一路由戴戡支援川省革命同志熊克武，自遵義、桐梓進入川省的綦江，與自納溪入川的蔡松坡將軍率領的靖國軍第一軍相呼應，綏任吳光新部，使其不能西援瀘縣；另路由文華親自率領，由黔東入湘西，雖僅三團，但卻是精銳之師，作戰力極強，盧金山全部潰敗，曹錕所部亦不能敵，黔軍善戰之名，以是震全國，而劉顯世的大名，也就成爲主要新聞人物。這一路部隊的作戰目標是常德和武漢，既策應了由滇經桂入粵的靖國第二軍李烈鈞的軍事行動，也牽制了華中北洋軍的調度，足證文華的軍略是偉大的。就貴州內部的摩擦來說，文華更是打了一個大勝仗；就劉公的地位來說，既任都督（四年），又兼省長（五年），正是文華力主討袁而建功的結果。

保守派革命派之爭

劉公之兼省長，爲文治派擴充了勢力，也增加了他們對文華反擊的資本，他們全不計及他們獲此地位的來源而全力與文華合作，共圖革命大事業。時文治派的陳廷策任祕書長，張協陸任財政廳長，何麟書任黔中道尹兼政務廳長，熊範與任貴州銀行行長，郭崇光任省府顧問，張協陸之弟彭年任省議會議長兼南明中學校長，省政幾由文治

派包辦。他們對文華的反擊，以不發軍餉為主要手段，這一毒計，的確足以制新軍之生命。文華雖百般忍耐，但無法禁止部隊中的不平之氣，尤其是留省傷兵，氣憤填膺，爲了求生活的解決，他們向財政廳要求公布歷年收支，張協陸惶恐無計，竟服毒自殺，陳廷策被狙擊，彈入於背，伴死得免於難，張彭年則潛行逃走，這是守舊派與革命派的短兵相接，說者謂劉氏與文華間的關係，已積不相容，這又是捕風捉影之談。這兩派都是劉公的部屬，自相火拚，劉公左右其間，無法作適當的調停，是可以想見的。

守舊派經此挫折，仍不覺悟，以分化的陰謀，向文華作更大的報復。時熊克武被任爲川軍總司令，熊率所部及戴戡部自重慶向成都進發，但師至合川壁山間，竟被其他川軍所阻，不能前進，乃乞援於貴州。熊克武與文華同隸革命系統，自無袖手旁觀之理，於是決定自率新軍，增援熊克武。新軍出黔，爲守舊派所樂聞，他們的計劃，是拉攏劉如淵部，來對付文華。前面已經說過，如淵爲顯世之伯兄，當顯世所部向貴陽進發時，由文華任第一大隊長，如淵任第二大隊長。靖國之役後，文華改任第一師師長，如淵改任第二師師長，文華入川，留劉公的衛隊團團長孫劍峯（勤樑）部駐貴陽，以衛劉公，孫亦劉氏至親，文華認爲可靠性極高。詎郭崇光的陰謀，挑撥劉如淵與王文華不睦，稱劉如淵部爲舊軍，以別於文華所部，他們更收買如淵部下的易榮黔、王小珊反對文華，竟乘文華率師入川的機會，通電宣布文華十大罪狀。孫劍峯不能耐，於是新舊派間

發生第三次直接衝突，此即黔人所稱之「迫宮」事件也。時爲民國九年。

實際上孫劍峯之對付目標爲熊範興、郭崇光、何麟書三人。其發動事變時，以一連衛護督署，以一連趨馬棚街解除守軍武裝，以一連警戒各街口，以另一連搜捕上述三人。夜半入熊範興宅，熊方就寢，很容易的被孫軍所捕獲。範興出黃白物數箱，要求孫軍饒他一命，孫軍不爲所動，立予槍殺。入郭崇光宅之孫軍，僞命督署有重要機密事件，請顧問商決。郭不疑有他，隨之行，至北門，就豬屠案殺之，一如殺豕。何麟書已獲消息，避居鄰家之廁所獲免。捕者至何宅，遍搜不獲，恐營長以賣放見責，乃執其幼子與兄子并殺之。這是一個慘極人寰的大悲劇，黔人聞之，無不驚懼色變。此事就熊郭等人來說，固然是擅權弄勢、挑撥離間者之報應，但報之之道，亦云慘矣。由此，可知新軍對郭等的銜恨之深。

此一事件，至天明，熊等被殺，孫劍峯撤軍，本可告一段落。劉公雖深居督署，匕鬯不驚，但亦頗感不安，乃於翌日通電解職，攜衛隊數名及眷屬，西去昆明，省長職務，暫由盧憲代之。其實，孫部兵變，並不是對付劉公，我們從他們保衛劉公，對劉公並無不敬行動等事實來看，可知這純粹是新舊派系之爭，他儘可安於督軍之位，收拾殘局。他這一走，又爲貴州帶來不少災禍，袁祖銘之回黔，滇軍之入黔，都是他一走的後果。

袁祖銘野心起戰亂

袁祖銘本是文華的部屬，相隨於駐防下五屯

時。此人稍有才能，而頗有野心，時思取文華而代之。文華既赴滬，袁遂吸取文華所部的精銳，輸誠於吳佩孚。時 國父正駐節桂林，準備北伐，命黔軍策應。吳佩孚認袁之投誠，有減少 國父北伐軍實力的影響，乃發給餉銀二十萬元，並給兩師的裝備。但袁尚以自己的聲望，不足以資號召，仍借劉公之名，以壯聲勢，並以軍民分治和省長一職談劉公；而在另一方面則策動黔省紳士及各團體主張軍民一體，擁袁爲省長。劉公知其無誠意，仍以養病爲名，留居昆明，密令其姪昇昌保全實力，固守盤江八縣，萬勿輕易離防，以免被袁祖銘所兼併，靜待局勢之發展。

滇督唐繼堯對黔省向有極大野心，一向看作是他的囊中物，上次入黔，好容易被請出去，可以說是劉公的德政之一。此次黔省發生事變，袁祖銘挾吳佩孚的支援而來，部隊實力大增，對唐來說，不僅失去囊中物，而且本身還有重大的威脅。正好劉公赴滇，他在貴州，頗得民心，是他護送劉公回黔的最好藉口。時 國父已任唐爲建國聯軍大元帥職，唐就以此名義，命令他的兄弟唐繼虞率領張汝驥師與原爲土匪招編的遊擊司令吳學顯部進入黔省，擁劉公復任省長，並命劉昇昌部爲前鋒。袁祖銘軍一再潰敗，退入川邊的酉陽秀山，仍自稱黔軍總司令，只有原屬新軍的周西成部仍守黔北，維持地方秩序，保持原有的紀律。劉公既復職，乃任劉如淵爲全省游擊總司令，劉公在滇軍控制之下，未能發揮其原有的治黔精神。滇軍紀律欠佳，尤以吳學顯部爲甚，吳本爲滇西受撫之土匪，雖爲正式軍隊，但不改其本

來面目，勒索富戶，敲詐鄉民，黔人不堪其苦，有挺而走險者，有避至周西成防區者，一時雀符遍地，秩序大亂，但黔人仍諒劉公處境之苦，不加引狼入室的責備。劉公日在省府，如坐針氈，憂心如焚，則以書法練習自娛，有求其法書者，無不允諾，只要以宣紙向傳達室登記，即可得劉公墨寶，因而其字跡留於省民之手者，為數甚多。英雄末路，可哀也矣。會滇省發生事變，顧品珍迫走唐繼堯而掌滇省軍政，滇軍退出貴州，袁祖銘捲土重來，劉公即在唐繼堯部離黔之前一日，以巡視西路為名，通電辭職，歸隱於下五屯故鄉，不久仍赴昆明就醫。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病逝，享年五十八歲。翌年五月，歸葬於丁家屯。劉公在黔秉政十餘年，不斂財，不納妾，這一段期間，是黔政最上軌道，故黔人至今德之。

孝子賢孫忠厚傳家

妻莊夫人名榮蘋，南龍名孝廉莊寓齋女，子二：燧昌、燧昌，女一適貴陽唐氏。燧昌字剛吾，光緒十六年生，幼穎悟，從師受業，通羣經及左傳，十四歲考試中式，名列前茅。繼治科舉，及家塾改為高等小學，乃受新式教育，繼入陸軍小學，旋入南明中學。宣統元年，赴日留學，入成城學校肄業三年，成績均列第一名，辛亥年卒業。武昌首義時返國，對黔政改革，多所建議，民國元年結婚，妻唐夫人頗賢淑。但剛吾志在學業，婚後復赴日本，插入明治大學，習法政，由預科而正科，先後凡四年卒業，皆獲第一名，頗為日籍師長所賞識，受免費及獎狀之鼓勵，為留日學生爭光。五年返國，首至北京，考察政治。

時唐夫人已卒，乃續弦娶李夫人桂嬪。留京匝月返省，受命任貴州法政專門學校校長，力求革新，時為諸生演講世界大勢與求學方法，親授國際法，並提倡體育，不遺餘力，學風為之丕變，護法之役後，奉派至兩粵調國父。時校務初有頭序，剛吾不忍棄諸生而去，但父命難違，卒謁國父，面陳黔省情況及謀西南大團結之方針，國父善之，任為大元帥府參議。剛吾對黔政不諳，頗議調處其間，但成見甚深，未獲結果。自此，叩命奔走滬滬，席不暇暖。間或佐理政務，都有關交通補給事宜，非剛吾志也。續弦李夫人在貴陽因產女後患傷寒而卒，七年在滬再續弦，夫人為李志和女士，生一子名滬生。就我記憶所及，剛吾僅一子，則滬生即達人也。九年秋，自京而寧而返黔，仍欲團結黔局之內部，甫抵龍里而聞劇變，過赴省垣，力勸劉公退隱，並待父母外遊，在滬居較久。劉公復任，奉命佐省政，勞怨皆身受之。剛吾於省政，主聯省自治，整頓政風，與辦實業，求西南內部團結，皆未果。段祺瑞任臨時執政時，曾代表黔省出席會議，聞父病，過歸侍疾，自此課子侍親者三年，不問外事，國民政府時始出任省政府秘書長及內政部長，民國三十九年四月卒。張百麟之弟鏡影的劉公督黔始末記，最後一段有云：「黔人皆知其（指劉公）為忠厚長者，在位無斂財之行，苛民之政。其子劉剛吾遷都時任內政部參事，作者（鏡影）於民國三十五年晤之於南京，亦循循然有君子風，其孫劉達人現任外交部駐賴索比亞大使。古人云：忠厚之家，必有餘慶，信然！」我於劉公，有

葭李之誼，居姪輩，稱公，是我個人對其表尊敬之意。我既受達人之託，銓次劉公生平事蹟，全本客觀事實，不敢作諛語；間就當時情勢，作客觀的分析，亦所以正視聽。鏡影所說達人曾作賴索比亞大使，似有誤，當作賴比利亞或賴索托，由達人自正之。劉公待人寬厚，尤其富情誼，我曾身受之。惟其寬厚，故兩派互爭而不能制。劉公雖清廉自守，但文官則不能盡體其意而以爲榜樣者似不多，如熊範興在其生命危急時，出黃白物數箱求免死，而不能達活命之目的，即爲一例。無論如何，在西南軍政官長中，其清廉之風，實爲儕輩所不及。鏡影所云，我實有同感。剛吾爲劉公在家譜中作傳，諱言兩派之激烈鬥爭，僅以「政出紛歧」略表之，那是深得恕道之教益了。

附達人撰劉如周公任官年表

- 陸軍少將 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 貴州國民軍司令官 二年四月二日
- 貴州護軍使 二年九月
- 陸軍中將 三年五月五日
- 二等文虎章 三年十月
- 上將銜 四年十月十日
- 貴州都督 四年
- 軍務院撫軍 五年
- 貴州督軍 五年七月六日
- 貴州省長 五年八月九日
- 勳二位 五年十月
- 二等嘉禾章 五年十二月
- 二等大綬嘉禾章 六年
- 靖國聯軍副司令 七年
- 政務總裁 九年八月
- 滇黔聯軍副司令兼貴州省長 十二年
- 建國聯軍副司令 十四年